

# 承载温暖的军大衣

□ 张长国



周末母亲收拾衣橱,找到一个装旧料袋,打开来,里面是一件破旧的军军大衣。绿涤卡的面料、裁绒的大翻领、深褐色的胶木扣子,无不烙着时代的印记。这件大衣是父亲留下的,迄今已有40多年了。拿起这件大衣,我仔细端详上面严谨扎实的走线和已经褐色的内里,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,忽如潮水般涌入脑海。

我的父亲和新中国同龄,在上世纪60年代未参军。退伍后,他从部队捎来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。那个年代,缺吃少穿的人们谁能拥有一件军装就是莫大的幸事,更不用说一件军大衣了。这件大衣父亲在部队只舍得穿了三次。据他回忆说:一次是在大衣刚发下来的时候,为了试试合身不合身;一次是部队组织照相时穿了一次;最后一次是在新兵连夜里站岗的时候。新兵连集训时,父亲分配到了师部卫生科,所以就没再穿过。从那时起,父亲就把这件大衣精心保存了起来。从父亲参军前的生活经历来看,他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。父亲从小在一个贫困的农家长大,兄弟姐妹多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,又上哪里去添置衣物呢?这样看来,一件崭新的军大衣,对于十八

岁的父亲来说,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了。

退伍后,父亲也一直舍不得穿这件军大衣,即便是他冒着风雪奔波几十里上班的时候。平时,家里就是把它当成一件棉被来用,我的大姐小时候时常在深夜里发烧,每当这时,父亲就会用大衣裹上大姐,和母亲一起跌跌撞撞地跑到三里外的医院给大姐打针,这件大衣成了大姐多年后温暖的回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,把集体种了二十多年的土地重新分到各家各户,这是一项伟大的时代变革。父亲这时已调动到乡镇工作,作为一名包村干部,父亲亲无旁贷地投入到了推行这项工作的热潮中。那时候,农村分地都是安排在冬天进行。寒冬腊月,滴水成冰,乡间的土路上都是冻裂的口子。在这种情况下,

下,为了把责任田公道地分下去,父亲不得不驻村开展工作。这时候,父亲把一直舍不得穿的大衣拿了出来。白天,父亲穿着它和村干部们一起到田间拿着长绳丈量土地;傍晚,又披着他和大家一起商讨分地方案;夜里,大衣又成了一条棉被,给睡在村活动室里的父亲保存住了一层温暖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到二十多里外的县城上学。因为要住校,每周才能回家一次。冬天的时候,父亲就拿出了这件军大衣,让我穿上御寒。其实,校园里早已流行开了丝棉袄和羽绒服,穿上又轻巧又保暖,还时髦。我本不想穿这件土气的军大衣,但看到父亲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,嘴边的话终究没有说出来。一个凛冽的冬日,父亲来学校看我。看到我穿着军大

衣,父亲在我胳膊上捏了捏,说:“还暖和吧!”我扭头看了看身边的同学,低下头说:“还行。”父亲大概注意到了我细微的表情,也没有说什么。我注意到,在父亲银灰色的中山装下面,露出了奶奶给他做的黑棉袄。霎时间,内疚涌上我的心头。见我没什么事,父亲推着他的“大金鹿”出了校园,慢慢骑车上了公路。我匆匆跑上楼,从楼上看着父亲骑着自行车一路向东而去,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长路一方。忽然,我想起了朱自清的名篇《背影》,那其中的一些文字穿越时空,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。如今,每次来到县城的那条街,我总会不经意想起父亲,想起他骑车的背影。可是,这一切却永不再来了。没过多久,一件时兴的“波司登”羽绒服就换下了我穿过的军大衣。据母亲说,这件羽绒服花了父亲近一个月的工资。

后来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我的各类衣服也渐渐多了,这件军大衣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。没想到二十多年了,母亲还精心保存着它。我抱起军大衣,小心地晾在铁丝上,仔细抚平它的每一个褶皱。棉衣升腾起一种棉花与阳光糅合后的香味,它是那样芬芳……我把头埋进大衣,不知什么时候已泪流满面……



□ 史怀玉

# 杏林深处梅花香

民国年间,郓城是一座几千人的小县城。那年深秋的一天上午,中医王心田去县城出诊,南关外,迎面一队出殡的人,王心田来自武安镇,是著名中医王明超的大弟子,小有名气。王心田忙为送葬队伍让路,他疑惑地看见,几滴鲜血从棺槨中滴下来,他连忙问路人死者情况?路人告诉他,孕妇,难产而死。王心田上前几步,拦住送葬人群,大喊:死者还有救,我是王心田。众人一愣,正要发火,一听王心田的名字,忙停下棺槨,抬出死者,就地抢救。王心田几根银针扎下去,“死者”哎哟一声,众人忙把死而复生的孕妇抬回家,王心田以针灸和手法为孕妇治疗接生,“哇”的一声,一个男婴诞生出来,母子平安。几副中药后,“孕妇”母子康复。王心田名声大振。

据王明超的第四代弟子侯仰记介绍:祖爷爷和爷爷的名声非常大,当时,家里有两层土楼,四面开门,面向武安、郓城、菏泽乃至外省的恩惠。郓城一带有结拜“仁兄弟”的习俗,当地偏僻贫困,不少患者拿不起医药费,王明超、王心田、王体玉三代中医常为穷苦百姓减免医药费用,大家敬佩他们的高尚医德,纷纷请求与他们结拜仁兄弟。侯仰记说:爷爷的把兄弟大都是一些贫苦百姓,他的仁兄弟有上百人。如此,诊所抢救的患者更多了,先辈“精诚大医 救死扶伤”的精神至今影响着侯仰记,成为他行医四十年的座右铭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他们经营的飞集诊所继承传统中医的基础上,响应新中国的号召,学习并引进西医,为周边群众治病健身,成为鲁西南第一家农村中西医结合诊所。侯仰记生于1958年2月,他从小习武,是郓城县梅花拳的传人。他从来不抽烟、不喝酒,有良好的养生习惯,如今六十多岁的他看上去四十出头的模样。早年,家里兄弟多,日子紧巴,为了供弟弟妹妹读书,郓城一中毕业后,侯仰记没有复读就参加了工作,他学过木工、做过面点,会开拖拉机。从他记事起,母亲体弱多病,他常为母亲抓中药,因此,他打小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医生,为母亲一样的患者治病。

1979年夏天,父亲托人送侯仰记到王体玉的诊所,开始学习中医。侯仰记能吃苦,特别尊重老师,进步很快,他和师妹王灵芝一起跟师爷和师父学习中医,经常起早贪黑地为群众查体治病。后来,侯仰记与师妹王灵芝喜结连理。据王灵芝回忆,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赤脚医生收入很低,也很辛苦,责任心却很大。不管寒冬腊月,还是大雨倾盆,一听到对方病危求诊,夫妻二人马上出诊。有一次,邻村一位患者病情危重,侯仰记半夜冒雨出诊,道路泥泞,两个多小时才赶到患者家里,抢救好患者,天已经大亮。2000年,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侯仰记认为,医学学无止境。几十年来,他积极参加乡镇、县乃至全省全国的中医培训学习。他是齐鲁医科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,还先后在菏泽中西医结合学校、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医科大学进修学习,再加上他四十年如一日的临床实践,他的中医、西医水平渐入佳境。

2008年,郓城推行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诊所制度”,附近几个村的卫生室集中在一起,侯仰记被推举为中心诊所一把手。他擅长针灸,从医四十多年来,几乎针到病除。但是,不管是谁,他从来没收过针灸费用。同时,侯仰记积极投资社会公益事业:村里没路修,他拿出诊所的部分收入,为村里安装路灯,并负责电费;先后两次为村里硬化路面、维修路面捐款;定期为村里的五保户、困难户免费体检;逢年过节,他和妻子经常带着礼品,挨家挨户走访村里的困难群众。

侯仰记坚持未病先治、预防为主的理念,常年投身于农村基层公共卫生事业,兢兢业业地为一方群众查体治病,宣传中医运动健身的理念。他说,能把中医发扬光大,救治更多的人病,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。

# 雪花的诞生

□ 张绍国

从一滴水开始  
要经历多少艰难曲折  
才能抵达天堂  
羽化成圣洁的雪花  
再降临人间

而向上的路  
每迈进一步都是一种严考  
要有怎样的执念和意志  
从容地接受太阳的蒸发  
再被严寒浓缩凝固  
才最终诞生一朵雪花

雪花,在你翩翩舞姿背后  
我看见你带着巨大的  
济世的悲悯沉浮四季  
为背负繁衍生息使命的万物  
特别是追求幸福的人类  
义无反顾反复献身  
甚至不惜粉身碎骨  
所以,每一朵雪花的诞生  
都值得我们去感恩



# 曹凤

呵护

毛毛 摄

一样和父母顶嘴吗?”一遍遍回响在耳边。

我以为孩子是青春叛逆,与父母沟通少,出现叛逆心理顶几句嘴实属正常,可孩子那句“你也不是也一样与父母顶嘴吗?”给了我沉重的打击,言传不如身教的影响。我不由放慢了脚步,冷风的风吹来,似一剂苦口良药,冷却了我躁动的心。此刻,花坛、绿树、广告牌、两侧的高楼,都成了黑暗里的黑暗,浮动各自虚虚的身影。

平日里的“子曰”都成了孩子们的耳旁风,何为“先生”?达者为先,教育孩子首先自己应该做好榜样,而不是只讲道理,不以身示范。然而,自己的过错却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,却犹如打在自己的脸上,不是心疼儿子被我打一巴掌,而是自己的内疚,岂是一巴掌能抚平的!

坐下来,沉重的寂静又涌上来,好似还有凉丝丝、湿润润的轻雾,在四周浮来浮去。黑夜里的小城,已然没有了白天的浮躁,一栋栋高楼在黑夜里挤成一团彼此温暖。我顷刻醒悟,以自身示范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,自己在孩子心中的模样取决于自己的修养,而自己的修养是照亮孩子前行路上的一盏明灯。

于是,我嘘一口气,放轻了脚步,静静地走过那片灯火,去重塑在孩子心中的模样。



□ 鲍化森

# 为孩子点亮一盏明灯

摔门而出,昏昏沉沉地走出电梯,冷冷的空气扑面而来,从头到脚瞬间冰冷……沉沉的寂静漫了过来,淹没了,我不由停下了脚步。此刻,小城原本流光溢彩的繁华却一片黑暗,寂无人声,好大一会儿,我才模模糊糊记起。

儿子把凉杯的水倒入自己的水杯中,转身离开的瞬间,我大声斥责:“为什么不往凉杯内加入开水?”话音刚落,他恼羞成怒:“我倒杯水喝怎么啦!”我也据理力争:“你不倒水,别人怎么喝?这是家里公用的凉杯,要及时加入开水冷却,渴的时候才有水喝。”他眉头紧锁,高声反驳:“凉杯里还有水,为什么还要加?”“都不加水,喝的时候有吗?”我一言他一言互相争吵着,我不甘示弱,他也更加狂躁,还出言不逊,气得我上去就给他一巴掌,他顿时气冲冲地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间,我紧跟其后。这时,妻子和女儿赶忙拉住了我,怕我再去打他。“初中生了,为什么还和父母顶嘴?”起初,他只是大声地和我理论,并没有一丝悔改之意,我仍然不停地呵斥,他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,大声地说:“你不是也一样和父母顶嘴吗?”顿时,刺耳扎心的痛……我沉默许久,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回忆一将我拉回到父亲过生日的前一天,母亲与我因为选择哪家饭店为父亲过生日而发生了分歧,情急之下我与母亲争了几句,没想到给自己的儿子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没走几步,便发现满街都好似响着自己的脚步声,那么响亮,那么空洞,那么无助,好似奔赴刑场时的沉重。我晃了晃脑袋,脑袋依然昏昏沉沉,真是无奈,密密麻麻的刺耳的话语依然在脑袋里翻滚不已,“你不是也

# 心香一瓣



# 温暖我一生的红布鞋

□ 邵爱巧

一边用粉笔画着,一边拿着剪刀比划着……爹好像感觉把我吵醒了,停下手中的活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说:“睡吧,离天亮还早呢。”

“爹,你咋还不睡?”  
“爹不困,爹觉少。”爹笑着说。  
接着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……

天亮睁开眼睛,就看到桌子上摆了一双火红火红的红布鞋,我突然明白昨晚父亲拿着粉笔画、垫着剪刀比划的真正目的了,父亲也想让我成为大家羡慕的小公主。

我穿上爹给我做好的新布鞋去学校,立即成了比我同学还要令人羡慕的对象,因为同学们从来没见过爹会做鞋,并且还做了这么好的红鞋子。

因为爹为我做了这双红布鞋,让我一时成为了学校的新闻人物……

中午放学后,我忘乎所以地哼着小曲回家吃午饭。来到家门口,却看到门口挤满了人,他们看到我后都偷偷在议论着什么。我迅速地推开人群进了屋,

次骑马,杨浩紧紧地搂着阿依古丽的后腰,一股股暖流在周身游荡。

阿依古丽回帐篷拿了杆猎枪,然后抱了只羊羔,蹬鞍上马,朝杨浩微笑了一下,策马扬鞭飞驰远去。杨浩愣了半天,终究得一个女孩子去打猎放心不下,就拔腿追了过去。

杨浩一路狂奔,远远地听到了一声枪响和狼嚎。他气喘吁吁爬上山顶,看到阿依古丽正蹲在一堆乱石旁“呜呜”地哭,旁边地上躺着那匹狼。杨浩走过去,轻声问她怎么了,她抬手指了指前方,两眼泪花。杨浩顺着她的手势望去,发现前面有只小狼崽。杨浩惊恐地说:“阿依古丽,赶快打死它!”阿依古丽止住了哭声,抹了一把眼泪说:“不行啊!狼娃子没有吃过羊,不算只恶狼,如果打死了它,胡达(主)都不会高兴的。我把母狼打死了,恐怕这狼娃子早晚要饿死。”说完又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

阿依古丽时常到矿上来玩,有时她们也会在一块喝酒。喝了酒的阿依古丽会在杨浩面前翩翩起舞,也会唱歌,歌声甜美。更多的时候,她更喜欢听杨浩讲故事。杨浩给她讲一些古老的传说,讲梁祝那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她听起来很用心,偶尔也会问些奇怪的问题。杨浩就笑,她也笑。她笑时的样子很好看,天真无邪。杨浩说:“你太美了,美得就像一朵雪莲花。”阿依古丽“咯咯”地笑。杨浩又

发现娘在哭,好多人在娘身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都在抹眼泪……

事后才知道,父亲为了让我也能穿上一双新鞋,不惜熬了大半夜,当天快亮了爹要躺下休息时,村里有户人家饶地要他帮忙安电,父亲在村里是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,由于那天太困,在安电时,不小心触电死了……

如今,父亲离开我已经35年了,而他亲手给我做的那双火红的布鞋我一直珍藏着。每当我看到它,就犹如父亲那颗爱女儿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一样,让我感动与亲切……

# 人间真情



说:“你跟我回内地吧!”阿依古丽不笑了,沉思良久,讷讷地说:“不行呢!我们的习俗不一样,不然,很失望的独自发愣。”

下雪了,阿依古丽给杨浩送来了一件厚厚的毛衣,骆驼绒的。阿依古丽说,她们家要搬去冬窝子了,离这矿区远一些,不过,没关系的,她拍了拍枣红马,说:“天边也能跑到!”

杨浩收到了家中的加急电报,说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名额,务必在十天内赶回。杨浩辞了矿上的工作,临走再见到阿依古丽一面,告个别。

杨浩心急如焚地等了三天,始终不见阿依古丽的身影。想是大雪封山,阿依古丽无法到矿区来了。杨浩深深叹了口气,明早不得不走了。

回到家后,杨浩给同事写了封信。一个月后,杨浩收到了同事的来信,

信中带来了不幸的消息。原来,杨浩刚离开矿区,阿依古丽就骑着马来了,见人就问看见杨浩没有。有人告诉她杨浩刚走,应该还到了厂部。阿依古丽一听就流出了眼泪,勒了勒马缰,狠狠地打马,沿着盘山路飞奔追去。盘山路七转八转,忽上忽下,大雪掩盖了路面,也掩盖了路边宽度。枣红马跑得飞快,转弯时前蹄踏空,驮着阿依古丽摔下了山谷。三天后找到她的时候,人和马早已冻得僵硬了……

杨浩拿出骆驼绒线的毛衣,捂在胸口失声痛哭。

# 小小说

